

奧地利維也納AKH—我的交換醫學生之旅



Program：教育部104年學海築夢計畫

Editor：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醫七甲 9801006 李宗翰

Institution：奧地利維也納綜合醫院 (Allgemeines Krankenhaus der Stadt Wien)



緣起

一直到確定抽到內留籤，大七必須要留在中山醫實習之後，我的心裡才開始有了想要參加這個計畫的念頭。我同意醫學是一件蘊含了歷史、人文、智識和學術的大事，而身為醫學生，我期許自己能有更廣的視角去看待這件大事，也有能力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去和不同的人交流彼此的想法。於是我對這次的交換計畫興趣濃厚，也有幸入選去拓展見聞。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AKH是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最大的醫學中心，現址的新醫院啟用不過二十幾年，但如果追溯舊醫院的緣起，百餘年的悠悠歷史薈萃人文，傑出優秀的醫師自然是不會少的。有一個地鐵站直接開在醫院旁，交通非常方便。醫院以兩棟21層樓的病房大樓為主體，空間明亮廣大、設備新穎，外圍還有專門的神經外科、兒科，及精神科大樓等。



2015-11-27 最後一個在AKH的早晨，草地上輕漫著雪光

國外實習機構之學習心得

I. 心臟外科

在我們剛來到這座城市的時候，在機場、在路上搭地面電車、還有第一次走進醫院（AKH;The Allgemeines Krankenhaus;The general hospital）的時候，總會踉蹌迷路，幸好當地人的友善，幾乎很快地就解除了我們的焦慮，不但在我們主動發問的時候熱心相助，甚至會主動來關心我們是否需要幫忙。這是我對維也納的第一個印象，也是相當令人愉快的氛圍和節奏。

我的第一個月，都在心臟外科進行實習工作，初來乍到的時候，走進護理站跟一位護理師用英文無法溝通，幸好遇到Doctor Heidi，簡單介紹自己之後，她告訴我科內的主要行程，也告訴我因為語言隔閡的關係，建議我直接進刀房見實習。她非常幫忙我在這裡生活的大小事，讓我能夠適應科內的步調。比較可惜的是這個時間沒有其他跟我一樣的學生在科內，所以比較少有人能夠一起行動。

感謝Doctor Heidi的幫忙和協助！讓我快速適應科內的生活！



因為宿舍離醫院比較遠，這個月的每天，總要約五點半到六點就出門坐車，七點半的Morning meeting，所有的科內醫師都會參加，討論前一天有狀況的病人、今天要開刀的病人、還有每個住院病人的影像瀏覽。基本上，語言是嚴重的障礙，除了看得懂的醫學數據和影像之外，究竟醫師們討論了什麼，必須主動去問才會知道。不過偶爾也會有全程英文的外賓演講，這是在晨會最有參與感的時候了，畢竟這樣才知道究竟討論了些什麼。

每天在護理站在刀房，如果主動發問，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們都很願意用英文回答。這裡的心外有四個刀房，每天的case量非常足夠，我之前在台灣沒有跑過心臟外科，所以在這裡是全新的體驗，鋸開的胸骨以及跳動的心臟，每一個危險必須要謹慎的細節，都在外科醫師的膽大心細之下俐落的運轉，刀房的節奏明快而清晰，氣氛卻又相對輕鬆，每種工作人員之間互相尊重、彼此合作，順利把每個複雜環節完成。

在這裡的學習相當自由，學生想要看多看少，想要問多問少，想要做多做少，都有相當程度的自由空間，而我們就更不用說了，我的一般行程是選擇有興趣的刀或者是比較熟悉的醫師跟刀。刀的種類多樣，最多見的是冠狀動脈血管繞道手術（CABG）和瓣膜置換手術，其他也有看到更危險的手術像是升主動脈血管瘤，後面兩個禮拜也有看到一些兒科心臟的手術像是法洛氏四重症的處理。

進到刀房，有的時候會有機會跟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介紹一下自己，他可能會跟我說明病人這次開刀的情況，主治醫師開到一個段落可能就會先離開讓住院醫師完成剩下的縫合工作，這個時候有其他問題也可以問住院醫師。雖然他們人都相當友善的跟

我介紹或回答我的問題，但是有一次我完全沒辦法跟上Doctor Kocher的英文語速，導致其實沒有聽懂，這時候就會突然覺得原來自己的英文聽力還不夠好。



心臟外科的刀緊湊而忙碌，但是其實氣氛相對輕鬆，主治醫師在Table上用英文教學的時候，就是最好的學習時機了！



在這裡，我最喜歡的是工作氣氛，晨會所有人在一起討論的感覺、刀房在一起完成手術的感覺，雖然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完全聽不懂的德語，但是所有人（包括主治、住院、實習醫師、心臟內科和專責病房的醫師）在一起專注討論的氛圍還有分工細膩的程度在台灣相對少見。比較可惜的是我無法直接跟病人們溝通以致於無法學習到病史相關的詢問或是術後照顧，當然也比較難到門診做進一步的學習，所以除了手術之外，其他能學到的相對就比較侷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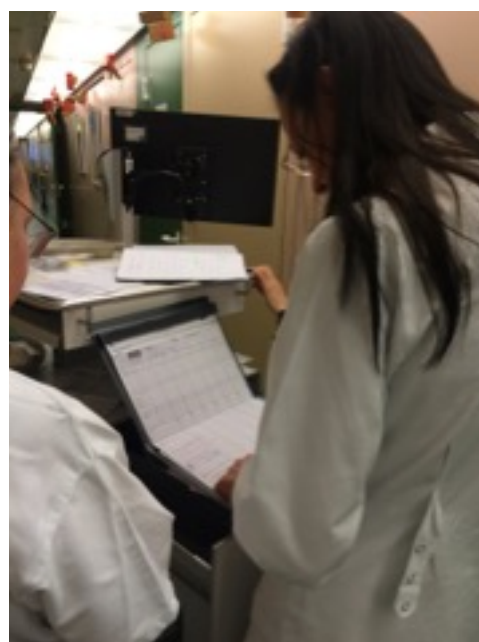


感謝Dr. Simon的指導和最後離開時的「Good luck, wish you all the best」

II. 移植外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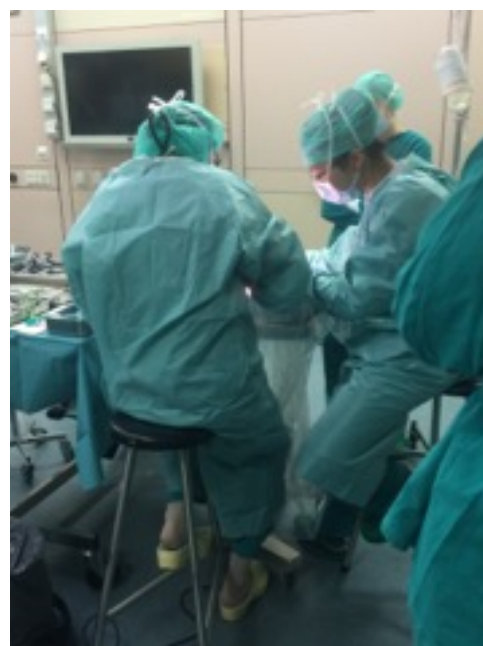
第二個月，我來到了移植外科，這是一個相對比較困難的科別，一般在台灣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次專科。第一天來到這裡就先見到了Dr. Berlakovich，也是這個次專科的主任，雖然人看起來很兇，但其實相當親切的歡迎我們的到來。

跟Dr. Berlakovich查房時候她的霸氣背影！



移植外科的刀，時間上就相對比較不穩定了，有的時候因為需要緊急處理，凌晨開始開肝臟移植，我們到醫院的時候可能已經要結束了，而大部分的日子，其實是沒有移植手術的。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們看過肝臟移植、腎臟移植，還有肝腎聯合移植，Dr. Berlakovich甚至常直接讓我們刷手上刀幫忙。刀房的氣氛相對比較嚴肅，手術進行的時間也相對長很多，一開可能就是一個整天，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然而，成就感卻是滿滿的，能夠在這樣的學術殿堂裡，完成一件需要多人長時間合作的大事，無疑是一份來自心底的喜悅。

直接穿手術衣幫忙主治醫師處理切下來的腎臟！



在沒有移植刀的日子裡，我們也會到一般外科、婦產科、和泌尿外科的刀房去看看有興趣的刀，只是這樣就要重新跟刀房裡面的工作人員介紹自己的身份。有一次在一般外科參與到一個國際學術交流，主治醫師在開切胃手術的時候鉅細靡遺地用英文和來自各地的醫師解釋每一個開刀步驟的細節，手術結束之後，又帶著大家到會議室進行進一步的討論，內容相當專業，提及切胃手術的方法及其原因，以及病人術後可能產生的其他不適。看著醫師們聚在一起討論手術的前中後各個細節，並且互相交換分享自己的經驗，感覺非常有趣。當然也期許自己能有那麼一天，擁有自己的專業，然後帶著他們走上國際的醫學舞台。



主治醫師邊用腹腔鏡開切胃手術，邊全程使用英文和來學術交流的國外醫師說明每一個動作的細節和想法，手術結束後的餐晤之餘一起討論交換想法和經驗！



其他看到的手術包括肝臟部分切除、胰臟部分切除、大腸癌手術、卵巢癌手術等等，沒有一個刀房會拒絕我們的見習，甚至他們都非常歡迎，有的時候會主動和我們解釋病人的病情摘要。有的刀房很沈悶嚴肅，有的刀房很活潑歡樂，有的刀房放著古典樂，有的刀房則是流行樂，我們就這樣輕鬆的瀏覽刀表，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去探索，實習生活可說是自由自在，同時收穫滿滿。

這次見實習兩個月都在外科部門，對於語言無法流通的我而言，雖然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還是覺得有些可惜，沒有被按照原先的選擇被安排到一個內科部門實習（原本有選血液腫瘤科），然而學海無涯，短短的實習時光本來就不可能看到所有的東西，而我們看到的，確實已經值回票價了。

我的另外兩位同行的同伴分別在整形外科和神經外科都各認識了一位台灣籍醫師，最後也有幸與他們在維也納同聚吃飯。整形外科的鄒醫師目前還常常回來亞洲和其他醫學中心研討切磋並且共同合作研究計畫，他和我們分享他的淋巴移植手術用在淋巴水腫病人身上已經能看到成效，當然我們也聊到關於醫療體系和教育制度的問題等等，他們人真的很好，飯局上就像朋友一樣暢所欲言，能在異鄉認識如此成就卓著的醫師真的非常幸運！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生活，自然是除卻了醫學之外，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尤其我們到了歐洲這樣一個新鮮有趣，永遠逛不完的地方，必不會錯過當地才有的生活形式。

I. 老維也納的美食饗宴

雖然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在宿舍裡開伙，煮些簡單的義大利麵或家常菜填飽肚子，但也會有些日子，我們上餐館去嚐一嚐維也納的傳統美食。炸豬排、豬腳、鴨腿、水煮牛肉等等，都不愧是經典必吃的料理。但是我最愛的，其實不是這些肉類主餐，而是維也納特有的咖啡館文化。



咖啡館文化是相當令人醉心的維也納生活方式，點杯好喝的咖啡，配上層次感豐富的蛋糕，就可以坐上好幾個小時，可以讓靈感飛翔閱報寫書，也可以和三五好友群聚聊天，度過一個悠閒的午後時光。冷冷的下雨天來到中央咖啡館進入屋子的溫暖和歷史建築的典雅令人驚嘆，明亮的格局、寬敞優雅的環境，再配上鋼琴音樂的輕輕滲透，很難不愛上這裡。國王煎餅的鬆軟搭配果香，還有米朗琪咖啡和布朗尼蛋糕，難怪創作家熱愛沈醉在這樣的氛圍裡任靈感的華羽自在飛行。

另外一個位在史蒂芬大教堂不過幾步之遙的Demel，曾經是哈布斯堡時代宮廷御用名店，確實精緻氣派，特別來吃的松露蛋糕也毫不令人失望，每個層次的口感都經過細膩的設計，每一口都能吃到蛋糕的綿密紮實，味道部分稍微太過偏甜但不至於耽溺，入口散開的巧克力香令人印象深刻，簡直是捨不得把它吃完。

II. 運動盛事的親臨體驗

在亞洲瘋棒球，在歐洲當然就要瘋個足球了，出發前同行同學的一個小小夢想，就是進入真正的足球場，感受一次高張力比賽的熱浪，而我們也確實這麼做了。



身為亞洲職棒的超級球迷，我必須承認歐洲的足球場地更大，張力更強，同時滿場奧地利球迷的吶喊聲浪更具威脅力，簡直是對對手的人海霸凌！這是我第一次前進足球場欣賞比賽，萬旗飄揚的壯觀場面至今仍深植於心，突破球門的齊聲歡呼更是非常過癮！

III. 音樂藝術建築的心靈陶冶

在維也納我最喜歡的角落，非聖史蒂芬廣場莫屬了，座落於廣場中央的聖史蒂芬大教堂，幾乎可以說是城市的中心，附近還有許多咖啡廳、精品店，跟黑死病紀念柱，如果下班來到這裡，可以看見觀光客、當地人三三兩兩、絡繹不絕的悠閒散亂，勾勒出美好的城市輪廓，而從這裡，到市政廳、皇家劇院、哈布斯堡皇宮和自然史博物館等也非常的近，整個環城大道上，光是這些歷史悠久又值得一訪的建築物就令人大開眼界、駐足良久。



我們還去了貝維雷德宮（Schloss Belvedere）和熊布朗宮（Schloss Schönbrunn），前者展出知名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艾貢（Egon Schiele）的經典畫作，後者則完整保存了哈布斯堡皇室的宮廷生活，雖然素來沒有對藝術有特別的研究，但光是這一趟來，看著簡短的介紹，純粹在宮殿裡漫步、欣賞大師們的作品，便覺得心神陶冶、怡情怡性。

而來到了維也納，自然是少不了音樂的，我們去了維也納森林裡的貝多芬小徑，去了薩爾茲堡的莫札特故居，也參加了一場小型的音樂會，更貼近了人文歷史，也在現場感受了音樂帶來的震撼，雖然心裡還是有點小遺憾沒辦法買到歌劇的票，但地靈人傑，孕育出的音樂養性，確實是感受得到的！

IV. 維也納深藏的醫學歷史

因為高潘福主任在我們臨行前塞給我們的這本「VIENNA-A doctor's guide」，我們能循著維也納的街道，探訪屬於維也納的醫學歷史，不論是對歐洲或是對整個醫學的脈絡，都有了全新一層的理解和認識。

我們走過歷史幽遠的舊維也納大學，建於1365年，今年三月剛過它的650歲生日，現址的Academy of Sciences大廳，曾經是anatomical theatres，有維也納的第一個外科學術講堂，檢查室和實驗室等。1848年德意志革命時，此地曾經遭受軍隊佔領，解剖標本岌岌可危，著名的解剖學家Josef Hyrtl搬運了近2000件標本到別的地方，成功地減少了損失。從這裡畢業的歷史人物中最為人所知的，非精神分析學派始祖Sigmund Freud（佛洛伊德）莫屬了。學術是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這座歷史悠遠的大學，無疑的孕育出許多優秀的醫師甚至諾貝爾得主。我們相當幸運，來到這裡感受前人的足跡。

我們也走過「Founder of Modern Diagnosticism」紀念牌，訴說著當年Leopold Auenbrugger發表「Inventum novum」(New invention)的故事，這本書的內容記載了輕敲胸腔能夠有效地發現隱藏的胸腔疾病，雖然一開始不被認同，但理學檢查就此萌芽生根，我們也在解剖蠟像館中見到了這本書的真跡。

我們走過舊的AKH，這裡從1784年開始營運初期，只有2000床和20位醫師，卻已經是當時的維也納，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醫院之一。1871年，Billroth醫師在這裡完成了第一台Esophagectomy。1873年，完成了第一台Laryngectomy。1881年，更是完成了第一台Gastrectomy，想當然爾，這樣劃時代的突破，就足以讓他名留醫學史。當時在免疫學方面，Louis Pasteur和Robert Koch證明了細菌就是造成感染的原因，且經由接觸傳播而非空氣傳播，這樣的觀念成就了外科手術的無菌技術。



我們也走過環城大道，Schottenring no.7立了一塊紀念牌，紀念1881年12月8號劇院開演前，因為電線走火而引發熊熊大火，估計至少有400位以上準備欣賞表演的人喪生。當時有一位叫做Eduard von Hofmann的法醫師使用了許多相當現代的鑑定方法，例如辨識牙齒來認定死者的身份，也提出了許多罹難者是因吸入大量有毒氣體及一氧化碳而死亡而非被燒死的觀念，甚至用了科學的方法檢測罹難者血液中的一氧化碳，這在當時的法醫界算是相當大的發現。當然，一場大火除了讓法醫學界有了長足的進步，更重要的是人們開始思考如何調整劇院建築的內部和外部設計，如何增加緊急照明設備及逃生路線。而這件事情，也引起了社會高度的關注，促成了維也納自願救助會（Viennese Voluntary Rescue Society）的建立，是現今「緊急醫療服務」的鼻祖，這樣的系統也被其他國家視為典範而廣泛地被使用。

我們也走過以前的瘋人院，現在的解剖病理博物館，參加了精彩的導覽行程，看到了許多疾病珍貴的標本。旁邊還有舊病理學院。當年在這裡進行研究的Carl von Rokitansky和Joseph Skoda企圖從解剖學和病理學的角度，了解疾病的本質，並加以應用在活著的病人身上，增加診斷學的價值。在病理學院的西面大牆上，留了一塊簡單的燙金色紀念牌，紀念了1930年的諾貝爾獎得主Karl Landsteiner。1903年，他發現人與人之間輸血的時候，有的時候會發生血球叢聚、瓦解、血紅素釋放的現象。一開始這樣的發現並不被重視，直到1909年，他將血液分類成A、B、O、AB型後，才成就了輸血醫學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我們也走過黑死病紀念柱，想像當年瘟疫肆虐的時候，最優秀的醫師們的幾乎束手無策，但仍有醫師無所畏懼的站出來為大眾治療，對抗了當時的迷信，勇敢的克盡己職為病人謀求健康。



還有許多許多地方，像是Billroth House和佛洛伊德博物館等等，我們跟著書本的腳步，靜靜地聽著維也納告訴我們一個又一個的醫學歷史，體會這座醫學老城藏在建築物、街道上、還有人們心裡的詩篇和故事，我想我們是幸運的，能在這裡生活兩個月，走遍想走的地點，讓這趟醫學之旅更精彩也更完整。

V. 與人與地的互動

生活之中，另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和當地人的互動了，除了科內的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之外，還有來自世界其它地方的交換學生，我們都盡量去認識聊天，交換彼此的故事，我們有認識到來自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甚至埃及的交換醫學生，他們的友善和熱情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也很享受和他們在醫院共事的日子。

週末不上班的時間，當然就要到奧地利近郊或是鄰近國家走走看看了，我們的足跡踏遍薩爾茲堡的美麗城市圖景、茵斯布魯克的雪地氛圍、德國慕尼黑的熱情熱烈、斯洛維尼亞來自亞得里亞海的半島風情、克羅埃西亞十六湖國家公園的原始寧靜，還有布達佩斯魅力十足的夜景，我其實很喜歡這樣部分工作，部分去玩的日子，對於見聞的深度和廣度都有十足的提升，對於生活的知性和感性都有百分的啟發，對於心思的內在和外在也有萬分的充盈。面對各種不同的文化，我們懷著豐沛而開放的心，體驗箇中趣味，好不快樂！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

- 一、實際進入心臟外科及移植外科，了解當地臨床醫療的現場實況。
- 二、與當地醫師互動交流，了解在醫療在教育面及社會體制面的運作及差異。
- 三、離開自己的舒適圈，逼迫自己在語言不通的環境主動學習並勇於發問。
- 四、生活大小事皆須使用外語，對外語的實際應用面有巨幅的提升。
- 五、嘗試在不熟悉的城市運用資源，規劃生活及旅遊，脫離被動依賴。
- 六、走訪醫學古城，對於醫學的歷史脈絡有更清晰的視角與觀點。

感想與建議

很難用確切的語言經驗，去描述那樣的感覺。

在當醫學生的第七年，我對於獲得維也納交換學生這樣新鮮而難以抗拒的機會感到心癢而焦躁，醫學路上的舞台，能夠到一個離家非常遙遠，甚至語言不通的地方實習，確實是一次不太一樣的磨練，也無疑是一段開闊視野的美好時光。

第一次踏足歐洲的土地，在我的心裡，興奮和不安都是在所難免的，初見維也納的午後，陽光烈得刺眼，一直到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正好降下的第一場雪，兩個月的時光飛快逝去。在這裡，我們進入維也納最大醫學中心的現場觀摩學習，我們走在深藏醫學歷史的街道上駐足緬懷，我們認識許多來自各地的朋友一起交流深談，我們自己安排到鄰近的城市遠足遊覽，我們給自己一個機會（或者說有幸有這個機會），離開自己的舒適圈，換上另一種身份，去體驗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我們三個也同時交換分享、互助合作，一起豐添遠洋的色彩。

裝載著滿滿的回憶和值得分享的事物，我們回到了台灣。我不會告訴你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但我會告訴你我去看過外國的月亮，它哪裡不一樣，哪裡漂亮，哪裡不漂亮。醫學是一件龐大而嚴肅的事情，這是不管在哪裡都不可否認的事實，醫師們一樣努力為病人尋找良方，病人們一樣為自己的疾病輾轉憂傷。

最後再說一聲感謝，感謝這個難得的計畫，感謝行前和過程中幫助我們的所有人，這次的經驗是寶貴而無價的，同時也是快樂而過癮的！